

## 满眼都是你

■王永光 谭志伟

成荫的老榕树下张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,白云山公园沉浸在秋日明媚的气息里。湖边,武警广州支队某中队政治指导员李惠琳和妻子刘顺顺正怀抱婴儿,拍照留影。

2010年,李惠琳军校毕业后分配到离家不远的河南省登封市。第一次见面,刘顺顺就被穿军装的李惠琳吸引。

还未真正享受爱情的甜蜜,两人就迎来了分隔两地的考验。那天,部队紧急开拔,两人还未及见面话别,李惠琳便音讯渺渺。一周后,刘顺顺接到了来自喀什的陌生电话,才知道李惠琳已随部队移防至新疆。

“任务紧急,照顾好自己。”她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不舍,立马说:“没事,咱可以经常打电话”。

短波传话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。随着李惠琳所在部队任务越来越重,两个人打电话的机会日渐稀少,一封封信变成了两人传递温暖的媒介。一个盛夏的中午,刘顺顺像往常一样去收发室取信,拆信后还未展全,整个人却犹如坠入了冰窖。

“我们分手吧,部队可能要留在南疆。”刘顺顺反复辨认那一行字,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
那天,刘顺顺几经辗转,终于在傍晚联系上了李惠琳,却听到电话那头李惠琳的声音:“你重新找对象吧,我陪不了你。”

“你不回来,我毕业了回去,总之我等你!”电话这头,刘顺顺不停地倾诉着。电话那头,长久的沉默后,李惠琳情难自抑。那晚,他给她讲大漠的长河落日,讲帕米尔高原的白雪皑皑,讲高远的天,辽阔的地。他说,那些艰苦的日子里,是她一封封温柔明朗的信给予了他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他静静地讲,她静静地听,两人的心越靠越近。

“今日阴雨,外出执勤,念你。”“今日晴,戈壁一望无际,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,像极了你的眼睛。”“今天顺利完成了毕业答辩,距离你又近了一步。”“学校里开始拍毕业照了,军装配学土服一定特别美。”……距离千里,两人将无尽的思念与爱恋诉诸纸间。

告别象牙塔,刘顺顺考入家乡的公安局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执勤、比武、训练、出操,准军事化的生活让刘顺顺在岗位上感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快乐,也更加理解李惠琳身上那身军装的意义。这时候,李惠琳也随部队从南疆回师豫北,两人周末可团聚,假期能相伴,爱情终于有了久违的真实感。

2013年8月,刘顺顺终于迎来了心中久盼的幸福时刻。婚后不久,李惠琳随部队再次移防。这次的目的地是花城广州。“一个人的日子,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”,此时的刘顺顺,渐渐习惯了相隔两地的日子。她奔波在办案的途中,藏青蓝的警服肩负着群众的期盼;他冲锋在执勤的路上,橄榄绿的军装担负着人民的重托。有一次,李惠琳休年假刚刚到家,刘顺顺就因特殊任务紧急归队。近20天的煎熬等待,李惠琳默默祈祷,直到刘顺顺回来才知道她竟是在境外的密林里抓捕要犯,历经重重。经此一次,李惠琳总是笑着说,刘顺顺活脱脱是一朵警营“霸王花”。

“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,呵,抬头是你,低头是你,闭上眼睛还是你”,刘顺顺喜爱舒婷,喜欢这首《日光岩下的三角梅》。初秋广州温暖如夏,向阳而生的三角梅花开热烈,身姿柔情而坚韧。李惠琳、刘顺顺的爱情,恰像三角梅那般深情热烈。



## 棒槌声声

■李国选

是梨木做成的,母亲说是我奶奶传下来的。由于长时间捶打磨砺,捶衣板正面黑里透红,锃光闪亮。立起来以手掌拍之,会发出洪亮的声响,村子里识文断字的“大先生”一口咬定这捶衣板是个值钱的物件。更让人称奇的是那两个棒槌,也是梨木材质,由我爷爷一斧一斧砍成雏形,再用镰刀一刀一刀刮到定型,最后用砂纸磨光。岁月流过,那两个棒槌光滑如玉,黑里透红,两槌相碰,声音清脆悦耳,谁见谁爱。

母亲把捶衣板放在火炕一头,将两个棒槌分置于捶衣板两端,然后开始折叠衣服。对这道工序,母亲也是格外仔细。她认为,衣服叠得工整,捶打之后,那裤线才笔直,袖线才对称。她一手捏住裤腰,一手抓住裤腿,两手向相反方向用力,“啪啪啪”抽了三下,又“啪”的一声摔在炕上,再用两掌在裤子上来回赶磨,捋平皱褶。捋不平的,她就含一口凉水,对准皱褶处,喷出雾状的水汽,趁势捋平,折叠后放在捶衣板上。她盘腿端坐,郑重地拿起棒槌,扬手举过头顶,稍停片刻,右手猛地向下,棒槌“啪”地一声砸在衣服上,随即左手的棒槌落下,两个棒槌上下交替起落,有节奏地发出“啪,啪,啪啪,啪啪,啪啪”的韵律。棒槌

忽而急如快跑,忽而慢似闲步,从左至右,又从右到左,走了几个来回,母亲放下棒槌,翻过衣物,继续捶打。有时,她也会兴致大发,调整节奏,随棒槌声唱出那久远的情歌:“第一次我到你家,你不在,你妈妈说你上山去砍柴。”接着又唱:“第二次我到你家,你不在,你们家的老黄狗扯坏我的围裙带。”歌声止住,棒槌停下,母亲拿下捶好的衣服,再放上第二套,继续捶打。房檐下的小燕子听惯了棒槌声,调皮地扭头看母亲,随即发出“唧唧”的叫声。母亲应声唱道:“小燕子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。”小燕子似乎听懂了母亲的歌声,“唧唧”两声,展翅飞去,也把“啪啪”的棒槌声从敞开的窗口带出很远。

经母亲浆洗捶打的衣服堪称艺术品,衣面平展无一点皱褶,裤线倍儿直似刀斧刃,旁人看了啧啧称赞,说那裤线能切开豆腐。母亲有自己的审美理念,她常说,人在衣服马在鞍,不能因为穷困就过得邋遢。在她眼里,丈夫是农场的养鸡技术员,也算是有身份的人,上班应该穿得利整一些;儿子在学校读书,不能落在人家后头。自己更要维护当家人的声誉,所以要用双手打扮生活,活出个样儿给别人看。

母亲一向以亲善助人赢得了好机缘。后院王家二奶、四奶妯娌俩年事已高,拎不动棒槌,每次浆洗完衣服就拿到我家,母亲二话不说,立即展开作业。老太太坐在一旁“吧嗒吧嗒”抽烟,待一袋旱烟抽完,母亲把衣服侍弄得板板正正。老太太那缺了门牙的嘴角乐得“刺溜刺溜”直抽冷风。有人要借用捶衣板和棒槌,话没说完,母亲就爽快地回应:“拿去,拿去。”

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一天书,不识一个字,但是却深明大义。我是家中的老疙瘩,父母格外疼爱。那年征兵开始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父母表露参军的愿望。不料母亲抢先表态说:“保家卫国,理所应当。儿子,妈没意见。”识文断字的父亲原本想绕圈子,听母亲这一说,也就随声附和,别无他意。

我从武装部领到新军装,一路小跑赶回家。母亲接过军装,双手不停地摩挲着,轻声说:“这可是祖上光耀的事情,咱可要对得起这身衣服啊!”她又指着军装说:“这衣服褶子太多了,咱儿子得穿戴利整,才显得威武。”说罢,摆好捶衣板,展开军装,口含凉水喷出雾状,将皱褶处润湿,再仔细叠好,放到捶衣板上。父亲见状,忙上前阻止,说母亲这是画蛇添足,多此一

举。母亲沉下脸反驳:“这个时候不使用棒槌,啥时候用?”她一把推开父亲,抬脚迈上炕,端坐在捶衣板前,满脸凝重。随着棒槌起落的声音,母亲轻声哼出:“五角红星真漂亮,我儿穿身绿军装。”棒槌一声又一声,母亲唱了一遍又一遍。她停下棒槌,拿起军装,“啪啪”拍打了两下,自豪地说:“儿呀,你穿上,保准提气。”我穿上军装,母亲围着我转了一圈,眼睛瞪得溜圆,嘴里啧啧有声。她一把拽过父亲,朗声说:“你看看,咱儿子多有派。”父亲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他不得不佩服母亲的举动。

第二天,部队接兵的干部来家里走访,一眼看见我身上的军装与众不同,便询问缘故。得知是母亲的杰作,他们都露出敬佩的眼神。临别出门,禁不住嘀咕:“这个大婶不一般啊!”

母亲浆洗衣物的习惯坚持到晚年,听侄女说,她老人家常在捶衣时哼唱:“五角红星真漂亮,我儿穿身绿军装。”只可惜在我成家立业、正想接母亲安享晚年时,一场大病夺去了她的生命。现在,每当我想起母亲,眼前就闪现她的音容笑貌,耳旁就响起那动听的棒槌声,禁不住鼻翼发酸。

■孙鑫

## 冬日酸菜排骨香

■陈玉博

“我家属来队了,炖了汤,知道你还要加班,打包放你桌上了。”11月的东北,寒风凛冽,我顾不上冻得红肿的双手,迫不及待地打开保温盒,是酸菜排骨汤!我细细品尝,排骨融合了酸菜的酸,酸菜又解了肉的腻,竟让我回想起了那段有酸菜排骨汤陪伴的日子。

大三那年的11月,我的腿受了重伤。即将步入毕业季,很多人劝我休学一年,退出国防生队伍另谋职业。儿时扎根在心中的军旅梦即将被现实无情地拔走,我不甘心。

“儿子,妈妈永远支持你。”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母亲,不顾疲惫,微笑着鼓励我。于是,我们决定在学校附近租房,母亲每天用轮椅推我去上课。

出院那天,我一早醒来却发现母亲不在身边,手机也没带。望着窗外的大雪,着急办出院手续的我,心里有些不快。过了好一会儿,母亲喘着粗气跑回来,一边听着我抱怨,一边耐心地为我换上羽绒服和棉鞋。那天,一回回到租房,我便闻到了酸菜排骨汤的香味。“趁热吃,医生说多喝排骨汤利于恢复!”原来,母亲一大早就跑去菜场买食材,煲好汤又急匆匆返回医院接我。

后来,母亲坚持两天为我做一次酸菜排骨汤。她每次在一旁看着我吃,自己却从不吃,只说给自己留了份。直到有一天,趁她取快递的功夫,我拄着拐一探究竟。打开她的饭盒发现里面只有带着冰碴的咸菜。我这才明白,为了给我最好的治疗,母亲为我用了最昂贵的医用钢板,而经常买排骨煲汤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她最终选择了委屈自己。

那年的春节,别人扛着大包小包往家赶,我因为行动不便只能和母亲留在出租房里。母亲筹划着我们娘俩的年夜饭,我却坚持只要酸菜排骨汤。除夕夜,虽然只有一个菜,我却吃得津津有味。

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,我积极地进行康复训练,提前一个多月地下地行走,还赶上了大四的毕业集训,在综合评定中排名第一,如愿以偿来到了梦中的军营。

“我家大厨手艺怎么样?”战友发来的消息将我的思绪拉回。面前的酸菜排骨汤还冒着热气,我心中的暖流依旧涌动。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“妈,休假回家的时候,我还想喝您做的酸菜排骨汤”。

## ★ 那年那时

在靠煤油灯照亮的年代,乡人能够听到正宗的打击乐就是每年正月里的锣鼓声。在我的记忆中,除了锣鼓声,还有一种萦绕耳畔、震撼心房的山乡打击乐,那就是母亲的棒槌声。

那时候,村里人大都穿家织的粗布衣裤,衣服脏了,主妇们舍不得花钱到货郎担上买“洋胰子”,就使用草灰滤过的水洗衣服。她们认为此水碱性大、去油腻,洗衣服既干净又省钱。

洗衣服前,母亲会使用稻草烧火做饭,熄火后掏出草灰,放入凿有漏眼的铁桶里,再倒入清水,滤出的水流到洗衣盆里。母亲将脏衣服在洗衣盆里先搓洗一遍,再拿到村东头的小河里漂洗,拧干后晾在草地上。这时,母亲会捧起河水洗脸,梳理头发,衣服已晾至八九分干,收回家。

最让母亲陶醉的是捶打衣服。使用的工具,一是捶衣板,二是两个棒槌。捶衣板大约三尺长、两尺宽、三寸厚,材质为梨、柞、椴等硬杂木,因为硬杂木材质坚硬、抗击打。我家的捶衣板就

## ★ 家庭秀

满心欢喜/它是抒情的诗/  
是快乐的风景/他们之间/既是使命/也是奉献/他们像蜜蜂与  
花朵/漫步在维和路上

## 定格

他叫申健,是一名医生。她叫朱妹,是一名护士。他们是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的一对夫妻。来到任务区后,朱妹成了申健的理发师。理发完的申健,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新发型,感到很满意。

张铁梁/图 代江涛/文



## 老伍退休

■原娟

候,哼着歌;钱行宴上,同期退休的战友个个神情凝重,老伍吃着吃着竟然笑了,“哎呀嘿,终于等到这一天,真呀么真高兴”,道别的时候,五十岁的人欢快地像只早见到食的雀子,蹦蹦跳跳地抢先走了。

说话算数者是老伍,不算数者还是老伍。回到家,他一头撞进伍嫂单薄的怀里,扒着她的肩膀抽噎起来。伍嫂清瘦的双臂把老伍熊一样笨重的身体拖进卧室,赶紧关上窗户,才说话:“哭吧哭吧,在咱家里,想哭多大声就哭多大声。”老伍拉过被子,捂住了脑袋……

老伍红着眼圈瞪着老伍吼:“嚎啥子,轮到,你就懂了。”不用轮到,老伍也懂。他只是想哄老伍止住眼泪,免得把自己也惹哭了。

真轮到自己退休,老伍绝对有信心不在战友面前掉眼泪。老伍说话算数了:签名申退的时

候,老伍争辩道:“娃儿断奶还得慢慢喂,这衣服我穿了大半辈子,哪能一下子就脱干净了。”老伍把军装从衣柜中找出来,又挂上了衣架。

老伍这样说,伍嫂便不坚持了。隔三差五把落了灰的军装洗得香喷喷地挂着。老伍早晚看一眼军装的习惯,又多了一个“噢”。噢一下,赞一声:“真香!”他又不解地问:“以前咋不香哩?”伍嫂没好气地说:“一堆臭烘烘的大老爷们在一起,闻得到才怪哩!再说你整天忙得脚不沾地,摘了衣服穿上就走,当然闻不见了。”

当然闻不见了。老伍觉得老婆的话有道理,想了想又觉得没道理。想不明白干脆释然:管他有没有道理,让我的军装香喷喷地挂着就行。

一天早上,伍嫂睡得正香,起床号铃声又“嘟嘟哒哒”地响了。老伍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直奔军装,摘了就往上套。伍嫂盯着气势汹汹又眼神迷离的老伍,爬起来把他拉到床上:“又做梦了吧,还不到上班的点呢。刚才吹的是炮号,再睡一会儿!”

老伍真的又睡着了。九点多起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一身戎装躺在被窝里,好生奇怪。他弄清原因后,笑了笑,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,他脱下军装,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衣柜。关上柜门得意地告诉伍嫂:“看见没?这是‘断奶’第二步,减少看见的次数。”

“还有!”伍嫂拿起老伍手机,把闹铃换成了《退伍兵之歌》。在“我是一名退伍兵,难忘那生活过的绿色军营,虽然脱下了心爱军装,军人的情怀永远在心中”的歌声中,老伍哭了,也笑了。

有歌声提示着现实,老伍慢慢适应了衣架上没有军装的日常。偶尔打开衣柜寻衣服穿,看见军装了,摸一摸,发一阵子呆,便又没事人一样的欢天喜地了。

入冬换季转眼就到了。那天,伍嫂收拾衣柜,抱出一大摞军装问:“这些衣服太占地方了,是寄回老家给兄弟干活穿还是放储物间?”

老伍想了想,说:“锁箱子里放储物间吧,我老了的时候,还要穿的。”